

民生面对面

【核心提示】

4月5日,本报对中心城区一些存在大量沉积垃圾的路段及卫生死角予以集中曝光,并监督相关责任单位限期进行清理,几天时间过去了,这些垃圾堆是否依然存在?“四区”辖区内是否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垃圾堆?4月8日下午,按照市文明委、市城管委的要求,市城管委宣传组再次走上街头,对市经济开发区及川汇区部分路段的卫生状况进行暗访,又有了新的“发现”……

■采访札记

“等、靠、拖”思想要不得

自3月15日起,我市正式打响春季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攻坚战,各区经过通力协作,攻坚克难,集中整治活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成绩的背后仍有不小的差距。比如,大街上基本能保持干净,但背街小巷、城市出入口及环线道路两侧依旧脏、乱、差;有些部门对集中整治活动重视不够、执行力不强,对卫生死角漠不关心,造成垃圾囤积……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周口形象,损害了群众利益。

4月8日下午,按照市文明委的要求,市城管委宣传组再次对市经济开发区及川汇区部分路段进行暗访,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面对在督查中发现并指出的问题,开发区公用事业局表现出来的是:及时组织人员进行清理;对于辖区没有被督查发现的卫生死角、沉积垃圾堆,他们并没有主动出击,及时清运,抱着“侥幸”思想,等、靠思想特别

突出,严重影响了“攻坚战”的效果和进程。川汇区爱卫会表现出来的则是“拖”。面对媒体多次曝光过的交通路东段(河南信谊药业门口向东人行道上)300多米长的垃圾堆,虽然他们早在3月14日就承诺3天时间内清运完,但20多天时间过去了,这里的垃圾依然是“堆积如山”,恶臭扑鼻,附近居民怨声载道,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是形势所趋,更是群众所盼。2013年底,我市被命名为“河南省创建工作先进城市”,在创建工作的关键阶段,如果环境卫生“卡壳”,将直接影响“河南省文明城市”的最终评选。我们衷心希望,各级各职能部门切实把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活动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对待,不能等,不能靠,更不能拖,要迅速行动起来,尽心尽责,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城市环境大变样,打造一个崭新的城市形象,还群众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七一一路鑫源水果批发市场西道路北侧的绿化带及人行道上生活垃圾随处可见。

少数部门等靠拖 垃圾原地仍未动

——图击中心城区环境卫生死角跟踪报道之一

□记者 李瑞才 王亚辉 文/图



八一大道原火车站南临道路及人行道上沿未清运走的大堆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4月5日本报已进行报道,8日记者再到此处,发现垃圾明显“瘦身”,经济开发区公用事业局在当日下午再次到市城管委表态会尽快清运干净,希望开发区公用事业局主动出击,不要等到媒体报道后才组织清运。



交通大道东段河南信谊药业大门东侧人行道上,有一处300多米长的垃圾堆,严重影响了路人通行,本报曾对此进行连续报道,川汇区爱卫会当时承诺清走,但该处垃圾堆至今仍“沉睡”。



4月8日下午,市城管委宣传组在对八一大道南段生活垃圾清运情况进行回访时,发现八一大道与莲花路交叉口西北角红绿灯下有一大堆生活垃圾,这堆垃圾在第一次暗访时就已存在,因为当时没有向市经济开发区公用事业局工作人员指出,致使这堆垃圾又在这里多“躺”了几天。



开元大道与五一路交叉口向西50米路南侧的绿化带内,到处堆放着建房用的模板、建筑垃圾,还有成堆的生活垃圾。



在开元大道市经济开发区安置小区东侧,南边沟渠内生活垃圾成堆,从开元大道经过,显得特别扎眼。



在五一路与大吴路交叉口向南(开发区市场西侧)一直到开元大道,路两侧到处是生活垃圾,还有成捆的木条占据人行道,其中最大一处垃圾堆绵延50多米。

医院里的那些事儿·记者蹲点

急诊室的无眠夜(下)

本报记者 徐启峰

长期的紧张工作状态,让看起来有些福态的张树楷产生了失眠,有时候在梦里会觉得自己出了什么漏子,醒来庆幸只是在梦中。

“有没有遇到医患关系紧张的事情。”我问。

“每个医生都会遇到,很多医生都挨过打。你的朋友李浩,挨打都不止一次两次了。”张树楷苦笑着说,“我们不是神仙,哪怕1000个患者抢救过来999个,也不算完美。”

23时02分,护士站里,尹艳丽正在翻看一本厚厚的医科书。

“就这一点空闲时间还看书,真爱学习啊。”我笑道。

她笑着,“看不行啊!过两天,我们还要参加技术操作考核啊!”

对医护人员进行持续不断的技能培训和考核,是“三甲”医院的阶段性计划和要求,在这一点上,中心医院始终坚持不懈,毫不放松。

我向她要来最近几个月的抢救记录。2013年11月份的抢救记录显示:当月紧急抢救18例患者,其中8例死亡,死因包括心脏猝死、酒精中毒、服毒等。

李海深也来到了护士站,我问了他一个业余的问题:“见到死人,害怕吗?”两人对笑了一下,尹艳丽说:“习惯了,再难受也得强迫自己平息,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23时30分,张随民的家人急匆匆地来到医院,跟着来的,还有一名相貌堂堂的医生,也姓张,和张随民是同村熟

人,可能还是亲戚。他找到李峰,看了张随民的片子,凝眉仔细看了一眼说:“问题可能不大,但患者一侧反应迟钝,片子上这个黑点是什么呢,应该不会伤到这里,先留置观察吧。”他的语气平淡,像我所见到的所有医生一样,没有因为患者是熟人而有特别的关注。

速度:午夜飞车出诊

23时25分,随120出车的李浩终于返院,因为太累,他直接上了二楼的休息室。今晚,他已经出了3次车,根据以往的情况判断,这个季节,每天要出车10次左右。

我有些困了,头一挨着枕头就睡着了。突然他推醒我:“走,有病号了。”我看了下表,23时35分。

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一名司机,3个人上了驾驶室,我坐在后面的车厢里,车厢里有担架车、输液器、呼吸机、抽痰机、氧气瓶,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的抢救设备。急救车在市区里呼啸而过,超过一辆辆汽车,车窗外行人已经很少,偶尔的一家路边餐饮摊还冒着热气。我们很快来到老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酒店里。

这家酒店的女老板,大概有三四十岁,不知道什么原因,喝了些酒,造成心脏不适,她的员工拨打了急救电话。

“上氧气。”李浩把过脉后,果断下令。

“我们老板不碍事吧。”员工叽叽喳喳地问。



“没问题,把她平放好,抬上车,到医院里抢救。”

氧气面罩戴在了患者脸上,4名员工把老板抬到了车上,她们都要跟着到医院,这样加上医生护士,车厢里已经挤进了7个人,挤得满满当当。一路上,李浩时不时把一下患者的脉搏。

来到医院,我看了下表,0时11分,从出车到回来,共用了34分钟。

回到休息室,我说:“你们开车够猛啊。”

“废话,开慢了还是急救吗?”李浩说,“在医学上,1小时为抢救的黄金时间,6小时内为白银时间。”

“如果是心脏猝死,最佳的抢救时

间是4~6分钟,所以每个人都应学会基本的急救知识,关键时刻,就是一条命。”李浩说。

“通常都是男的喝多,没成想今天碰上女的。你如何评价这些醉酒者?”我问李浩。

“见多了并不奇怪,让人可气的是,有些醉酒者不按常理出牌,没准哪个医生就倒霉挨打了。我们挨打,倒不是因为治疗失误,主要是醉汉太多了。”

“哈,听说你被打过几次呢,说说吧,还有那次CT室被砸的经过。”

李浩有点不高兴,脸上立马露出了不快。

“那一次,是一个湖北人,在荷花市

场做生意,喝多了,大闹诊室,打了看病的医生,还冲进CT室砸设备,好不容易制服了他,但也没办法怎么着他,还得给他看病,送到急救室输液。别的病号见到那人横冲直撞的,都悄悄转科或走了。也就是该我倒霉,当时我没有接诊病人,就从值班室出来走进了急救室。谁知道那人突然从担架车上下来,冲着我就是两个大嘴巴。我真是气坏了,如果不是在医院,非得跟他单挑。”说起“不堪回首”的往事,李浩有点恼火。

还有一次,李浩接到一个出诊电话,说有人在高速公路上出车祸了,要他去抢救。那天下着大雨,李浩赶到时,看到一辆豪华轿车钻进了大货车肚子里,车主脑袋被削去半个,早已不行了。

死者是我市一位有名的富商,他的妻子比医生早到一步,在一旁恸哭。李浩告诉她,联系殡仪馆,把死者拉到火葬场。女的说,用你们的车拉吧。李浩解释,“120”是急救车辆,是抢救生者用的,不拉死人。那女的突然跳起来,歇斯底里地喊:“你们不就是要钱吗?我给你们!”从轿车里拿出几摞一万元的纸钞,狠狠地砸在李浩身上。看着暴雨中无助恸哭的女人,李浩与司机、护士商量后,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将死者拉回医院。事后,李浩按规定,收了死者妻子40元的出诊费。

据说,有三种人最有机会成为优秀的作家,一是记者,见多识广,深谙人事;二是医生,见过太多生离死别、人生

百态;三是战士,体验到无时不在的死亡恐惧。他们经历过很多事情,有些异乎寻常,精神世界比常人有更多更深的探索,因而能体察到细致入微的人性。医生大多看起来有点性格冷淡,或许是因为他们更容易看透人性的本质吧。

将近1点的时候,李浩又出了一次车。一位家住李埠口的母亲,其1岁半的儿子腹泻发烧不止,请求急救。路途较远,来回走了近一个小时,孩子的病情却无大碍,李浩将孩子拉到了医院。那位母亲担心费用过高,就问护士:“出一次车,要不少钱吧?”在得知出诊费是40元后,她舒了口气:“噢,比出租车还便宜啊。”

凌晨2时,我实在熬不下去了,决定不再跟车出诊,就在值班室里睡了几个小时。五六点的时候,李浩又出了两次车,这个时段是急诊科的另一个繁忙时刻。

早晨8点,李浩值班结束,脱下白大褂,尽管很累,还是很高兴。“你真是我们的幸运星啊,你一来,不仅病号少了,危急病重的也没了。”他开着玩笑。

我们一起去吃早餐。吃饭时,我说:“以前看日剧《医龙》,那个急救医生朝田龙太郎,用一支圆珠笔就救活了一个患气胸的美女,真是太帅了。感觉你们这一夜有点平淡啊。”

李浩停下喝粥,若有所思地说:“没有事,就是最好的事了。”

(本文患者均为化名)